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太宗文皇帝聖訓卷四至六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百六十二　史部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寛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卷四

求賢

天聰九年乙亥二月壬午

上諭曰朕惟圖治以人才為本人臣以薦賢為要爾滿漢蒙古各官果有深知灼見之人即當悉行薦舉所舉之人無論舊歸新附及已仕未仕但有居心公正克勝任

使者即呈送吏部有通曉文藝居心公正足備任使者即呈送禮部該部貝勒奏聞朕將量才錄用天下才全德備之人實不易得但能公忠任事者其速行薦舉

崇德六年辛巳六月辛亥内三院大學士范文程希福剛林等奏請於滿漢蒙古内考取生員舉人

上從容諭曰忠經有云在官惟明涖事惟平立身惟清聽不可以不聰視不可以不明清則無欲平則無曲明能正俗聰則審於事明則辨於理爾等當善體此言從公

考校

求言

天聰三年己巳六月乙丑

上諭諸貝勒大臣曰戰爭者生民之危事太平者國家之禎祥從前遣白喇嘛向明議和明之君臣若聽朕言克成和好共享太平則我國滿漢蒙古人等當採參閑礦與之交易若彼不願太平而樂於用兵不與我國議和以通交易則我國所少者不過緞帛等物耳我國果竭

力耕織以裕衣食之源即不得緞帛等物亦何傷哉我屢欲和而彼不從我豈可坐待定當整旅西征師行時勿似曩日以我兵獨往當令蒙古科爾沁喀爾喀扎魯特敖漢柰曼諸國合師並舉夫師徒既衆供億浩繁陸運糗糧恐不能給必得輕舟挽載至河西西寧堡方無遺誤宜預採取木植廣造舟楫以備軍行之用此朕意也但一人所見未必悉協於衆詢謀僉同乃克有濟滿漢蒙古中有謀畧素裕可裨益軍政者各以所見入告

朕將擇而用之

天聰五年辛未三月乙亥

上以書三函遺巴克什等一與兩大貝勒一

諭議政十貝勒一

諭八大臣與兩大貝勒書曰兄等衆共定策推戴耿躬六年以來無日不兢兢業業期上繼前業下協民情頃聞國人或有怨言豈無所闕失而致然乎其所以然者必因審理刑獄以致怨讟滋多此其咎或亦在予乎第已

有過何能自知旁觀者必明將刑罰不平與貪黷貨色
與荒於佚樂以致怠惰與抑賞功不明有所偏私與夫
此大業非予眇躬所能自致也乃我
皇考太祖皇帝艱難締造之基我等克纘前緒祇承罔墜
皇考神靈亦為欣慰即
上天亦加眷佑儻有隕越則
皇考神靈不無怨恫即
上天亦加譴責矣古人有言同舟共濟濟則均享其福不

濟則均受其害我諸兄勿以予故而或面從予有失不妨盡言直諫若言不見納方可棄予而不言今六年以來未聞諸兄一言獻納予何由而知其失乎我兩兄試熟思之有當為予言者宜即言之國家有大事宜整頓者務宜整飭更新共知遵守否則恐我之法紀不明矣

諭十貝勒書曰我

皇考太祖神靈天縱撫服諸國以貽後人爾諸弟姪推戴

朕躬奉我

皇考太祖鴻緒嗣登君位六年於茲未聞爾等一言規朕之過豈以朕為不可與言者乎朕思爾等未嘗有竭忠盡言以致擯棄者是朕未嘗不樂聞已過也今聞國人皆有怨言此豈無所闕失而然所以然者總因審理刑獄以致多怨耳或有乖國法審斷不公與抑朕躬耽於佚樂與黷於財貨與朕子然獨處不自知其非爾等旁觀者明於上下諸人之過必皆見之知而不言以期為治難矣此後凡有所見即宜直言朕與諸貝勒之過愆

以及百姓之疾苦各據所知一一指陳無有所懼而默默也爾諸貝勒有宜公言於朝者會議以聞至國家法紀臣民遵守務期至當有宜更改者作何更改即各以所見敷奏焉

諭八大臣曰爾八大臣皆由衆人之中擢居要職與於諸貝勒之列共參國政原為朕與諸貝勒有過令爾規諫庶於國計民生有所裨益今聞國人皆有怨言其怨者總因審理刑獄致有繁言也朕獨居於內惟與爾等相

接惟與爾等共議外事何由而知爾等入則贊襄廟謨出則辦理國事上下中外一切事宜未有不知者從前爾等逡巡緘默或恐言之而獲咎且恐未必見從試思前此以諫諍之故而罷斥者為誰譴責者為誰若朕之虛懷聽納爾等固共見矣爾等容默之習斷宜省改況

上天垂佑正在此時若不及時敷奏見之施行朕於爾等更何賴焉嗣後有應為朕言者其悉心陳論朕與諸貝勒及執法諸臣有所闕失隨時改正國家法紀有應更

改者作何更改朕不難聽從凡一切政事爾等以公忠
體國之心旦夕不忘則治化日隆爾等亦名垂後世矣
天聰六年壬申二月甲戌副將高鴻中上疏條奏
上曰上書陳言所以廣朕耳目指陳時政得失也朕方事
求言何可禁止然疏中所奏多援引古人過失彼不讀
書不悉其行事遂多以前人為刺謬矣今巴克什等日
侍左右當時以此等事啟我毋妄議前人所行為非也
昔元成吉思皇帝之子察罕代以鋸刀削桯柳為鞭遂

曰我國因父皇所定此柽柳為鞭乃我所手刱也其臣俄齊爾塞臣曰非先帝鳩工以製此刀則此柽柳豈能以指削以齒齧邪凡此大業國土人民一切諸務皆先帝所崛起而創立者乃不以為意而自作聰明是貽譏於萬世也似此繩愆糾繆方見忠誠爾等宜詳念之

天聰七年癸酉六月丁亥

上諭曰朕虛懷聽覽樂聞讜言如朕所行未協于義宜直言勿諱政事或有愆忘宜開陳無隱或六部事有不公

諸臣姦偽貪邪宜直行糾劾即諸臣或有艱苦之情亦宜據實奏聞苟不務直言而徒遠引曲喻自為身謀紛然陳奏不惟朕難於觀覽即於爾等亦無裨益嗣後凡有建白惟當直陳如心有獨得不妨就所創獲入獻嘉謀若勦襲故聞以為陳奏何益於事邪

天聰八年甲戌十二月丙午朱延慶疏薦陳極新

申朝紀

上覽疏畢召延慶及所舉二人至

諭延慶曰爾所奏甚善人臣進言正當如此若徒摭拾古事陳奏其所稱說皆無濟於實用何足取乎大凡建言之人果有所見必實指曰某也賢某也不肖於執政諸大臣必實指曰某大臣能稱厥職某大臣惟利是圖某徇庇所私之人某傾害所惡之人務直指其名無事朦混即朕躬或有過失亦必實指其事入告斯為無欺無隱之道耳至在廷諸臣於賢才皆得薦舉毋曰賢才已如此衆多上猶不以為足而求之不已也若爾等所舉

之人或變其初心後為不善亦彼自為不善耳於舉者何與今朕將錄用爾三人併欲使大小臣工明知朕意焉

崇德元年丙子五月丁巳

上諭都察院諸臣曰爾等身任憲臣職司諫諍朕躬有過或奢侈無度或誤譴功臣或逸樂遊畋不理政務或荒耽酒色不勤國事或廢棄忠良信任姦佞及陟有罪黜有功俱當直諫無隱至於諸王貝勒大臣如有荒廢職

業貪酒色好逸樂或朝會不敬冠服違式及欲適已意
託病偷安而不朝叅入署者該禮部稽察若禮部徇情
容隱爾等即應察奏或六部斷事偏謬及事未審結誑
奏已結者爾等亦稽察奏聞凡人在部控告該部王及
承政未經審結又赴告於爾衙門者爾等公議當奏者
奏不當奏者公議逐之明國陋規都察院衙門亦通行
賄賂之所爾等當互相防檢有即據實奏聞若以私讐
誣劾朕察出定加以罪其餘章奏所言是朕即從之所

言非亦不加罪必不令被劾者與爾面質也爾等亦何
憚而不直陳乎至於無職庶人禮節錯誤不必指奏我
國初興制度多未嫺習爾等敎誡而寛釋之可也
六月戊子
上御清寧宮都察院承政阿什達爾漢等奏稱有一僕告
主審實將原告撥與他人為奴
上曰此等事固應奏聞但爾等大臣不惟如此小事應奏
今後雖朕有過失及親王郡王以下衆官員内有行事

乖張欺壓小民怠政壞法等罪俱當陳奏民人內有自謂前知禍福及師巫邪術左道惑衆之人俱當即行奏聞若止奏在下細民之事將在上之人之事匿不奏聞非忠直之道也又

諭曰凡人果能正直以行雖

上天鬼神尚不能搖動人主可得而奪之乎古云以忠直行之氣數不能撓世變不能遷此之謂也

崇德七年壬午七月庚午

上召諸王貝勒貝子公固山額真議政大臣等入清寧宮
諭曰朕觀爾等所行於國家政事皆不肯身任效力每謂
國家之事於巳無涉因循推託專委之朕似此不殫竭
心力獨不畏
天乎不勤政事之人
上天豈佑之乎朕常戒爾等不盡心政事者惟恐爾等失
為臣之道而召
天譴也從前怠於政事而失臣道者

上天譴罰爾等已悉見之矣若勤於政事而盡臣道則必
蒙
上天恩佑政舉而身榮其理詎不彰明較著乎今征戰之
事朕不具論但思爾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每率所
屬大小將士出兵於外其人之賢否必已熟悉則某人
賢某人不肖何不據實奏聞邪若不奏聞朕何由知之
加以黜陟也緬想
皇考太祖時蘇完蜚英東扎爾固齊見人之不善必先自

斥責而後劾之見人之善必先自獎勵而後舉之其被
劾者無怨言被舉者亦無驕色朕今並未見爾等以善
惡實奏似斯人之公直也

輯人心

崇德七年壬午五月癸酉

上御崇政殿命擒獲明總督洪承疇總兵祖大壽副將祖
澤遠等朝見洪承疇叩首請罪

上諭曰彼時與我軍交戰各為其主朕豈介意朕所以宥

爾者以擊敗十三萬兵與得松錦諸城皆天也天道好生善養人者斯合天道朕故推恩活爾爾但念朕撫育之恩盡心圖報從前情罪悉予寛釋昔陣前所獲張春亦曾養之彼不能為明死節又不能效力事朕一無所成而死爾慎勿如彼之所為也祖大壽叩首請罪

上諭曰爾之背我一則為爾主一則為爾妻子宗族耳然得汝而不加誅之意朕懐之久矣朕常語内院諸臣曰祖大壽必不能死後來被困仍當俯首來降朕則始終

待以不死也往事已不可追此後當竭盡爾力以事朕則善矣祖澤遠叩首請罪

上諭曰爾乃志量褊淺之人所以不復來歸者亦視主將

祖大壽耳昔朕往視杏山爾不但不肯開門迎降乃明知是朕而特發火礮豈非背恩之大者乎爾舉礮能傷幾人耶無論爾小城士卒無多即洪承疇以十三萬兵屢舉火礮所傷亦復有幾朕因爾背恩太甚故言及此朕見人之過即明言曉諭斷不念其舊惡事後復加推

求豈但待爾如此即尊於爾之祖大壽尚且留養況爾小人何足加誅爾年方少壯自後凡遇戰陣奮發效力可也

恤民

天聰元年丁卯六月戊午

上諭曰各旗所屬之人勤惰不齊貧富亦異夫務農積貯為足食之本而有無相恤實弭盜之原爾諸大臣務加詳察若力不能耕種而無糧贍養者有兄弟則令與兄

弟相依無兄弟則令牛彔下殷實有糧者養之其為諸貝勒素知才能之人有不能耕種而無糧贍養者須詳察其情告知諸貝勒設法贍養毋俾失所時國中大饑盜賊繁興諸臣奏請按律嚴懲

上惻然諭曰今歲國中因年饑乏食致民不得已而為盜耳緝獲者鞭而釋之可也遂下令是歲讞獄姑從寬典

仍大發帑金散賑饑民

天聰二年戊辰三月戊子

上諭曰國家疆域日闢首重生聚國中有貧乏無妻室者可給資令其婚娶於是發帑金分賜無妻室之人

天聰七年癸酉正月庚子

上諭各牛彔額真曰田疇廬舍民生攸賴勸農講武國之大經爾等宜各往該管屯地詳加體察不可以部務推諉若有二三牛彔同居一堡者著於各田地附近之處大築牆垣散建房屋以居之遷移之時宜聽其便至於樹藝之法窪地當種梁稗高田隨地所宜種之地瘠須

加培壅耕牛須善飼養爾等俱一一嚴飭如貧民無牛者付有力之家代種一切徭役宜派有力者勿得累及貧民如此方稱牛彔額真之職若以貧民為可虐濫行役使惟爾等子弟徇庇免其差徭則設爾牛彔額真何益邪至所居有卑濕者宜令遷移若憚於遷移以致傷稼害畜俱爾等牛彔額真是問方今疆土日闢凡田地有不堪種者儘可更換許訴部臣換給如給地之時爾牛彔額真章京自占近便沃壤將遠瘠之地分給貧人

許貧人陳許再爾等於該管之地各宜督率所屬長幼於春夏秋三時勤於習射朕不時遣部臣往察如有不能射者必治牛彔額真之罪此係我國制勝之技何可不努力學習邪

崇德二年丁丑二月癸巳

上諭户部曰朕聞巨家富室有積儲者多期望穀價騰貴以便乘時射利此非憂國之善類實貪吝之匪人也此等匪人自謂人莫巳知殊不知衆誰汝掩必至敗露向

者因國賦不充已令八家各輸藏穀或散賑或糶賣今八家有糧者無論多寡盡令發賣伊等何不念及於此今後凡有藏穀者俱著發賣若强伊等輸助或不樂從今令伊等得價貿易而或不聽從是顯違國家之令可乎

崇德五年庚辰閏正月癸未

上諭各固山額真曰今遣爾等往各處地方稽察窮民審理究獄爾等須各親至所屬屯堡巡行料理毋使民間

究抑不得上聞

崇德八年癸未六月乙酉

上幸御馬厰見部臣役遣民夫修治道路不分高下皆增土培高

諭諸臣曰國有差徭民力疲敝皆由工部所致如修治道塗不過損高就下取其平坦而已乃不論高下概行培築重困民力甚為擾累至於民房稠密之處不即量行拆毁布置均匀乃止揭取數椽而置之小民何以安居爾

等其詳加查究

勸農

天聰九年乙亥三月戊辰

上集諸臣於朝

諭之曰朕昨出見民間耕種愆期蓋因牛彔章京有事城工欲先時告竣故額外派夫致誤耕作築城固為正務然田地荒蕪民食何頼嗣後有濫役民夫致妨農務者該管牛彔章京等俱治罪

崇德二年丁丑二月癸巳

上諭戶部曰昨歲春寒耕種失時以致乏穀今歲雖復春寒然三陽伊始農時不可失也宜早勤播種而加耘治焉夫耕耘及時則稼無災傷可望有秋若播種後時耘治無及或被蟲災或逢水潦穀何由登乎凡播穀必相其土宜土燥則種黍穀土濕則種秫稗各屯堡撥什庫無論遠近皆宜勤督耕耘若不時加督率致廢農事者罪之

崇德七年壬午六月癸卯

上召大學士范文程剛林學士羅碩曰

太祖時凡遇行兵巡幸軍士有踐踏田禾者重則射之輕則鞭之處分嚴明所以重農事也近來諸王貝勒行兵出獵見有踐踏田禾者亦曾察出定罪否何並無一究治者邪若果有之朕何未之聞邪朕前往牧馬之所見內大臣塔瞻等踐踏田禾已奪取其矢交與兵部究治矣至於出兵有功有罪官員應令其在盛京候定功罪

若其餘閒散官員即當令其各往本牛彔屯莊查勘田

土鋤墾與否如有棄而未鋤者可撥工助之五穀乃萬

民之命所關何得兀然閒坐畧不介意也其所定出兵

官員功罪伊等心服則已若有屈抑即以奏聞

興文教

天聰三年己巳四月丙戌

上命儒臣分為兩直巴克什達海同筆帖式剛林蘇開顧

爾馬渾托布戚等四人繙譯漢字書籍巴克什庫

爾纒同筆帖式吳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

記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

八月乙亥

上諭曰自古國家文武並用以武功戡禍亂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興文治於生員中考取其文藝明通者優獎之以昭作人之典諸貝勒府以下及滿漢蒙古家所有生員俱令考試各家主毋得阻撓有考中者仍以別丁償之

天聰五年辛未閏十一月庚子

上諭曰朕令諸貝勒大臣子弟讀書所以使之習於學問講明義理忠君親上實有賴焉聞諸貝勒大臣有溺愛子弟不令就學者得毋謂我國雖不讀書亦未嘗誤事與獨不思昔我兵之棄灤州皆由永平駐守貝勒失於救援遂致永平遵化遷安等城相繼而棄豈非未嘗學問不明理義之故乎今我兵圍明大凌河城經四越月人皆相食猶以死守雖援兵盡敗凌河已降而錦州松

山杏山猶不忍委棄而去者豈非讀書明道理為朝廷盡忠之故乎自今凡子弟十五歲以下八歲以上者俱令讀書如有不願教子讀書者自行啟奏若爾等溺愛如此朕亦不令爾身披甲出征聽爾任意自適於爾心安乎其咸體朕意毋忽

天聰六年壬申三月戊戌

上諭巴克什達海曰國書十二頭字向無圈點上下字雷同無别幼學習之遇書中尋常語言視其文義易於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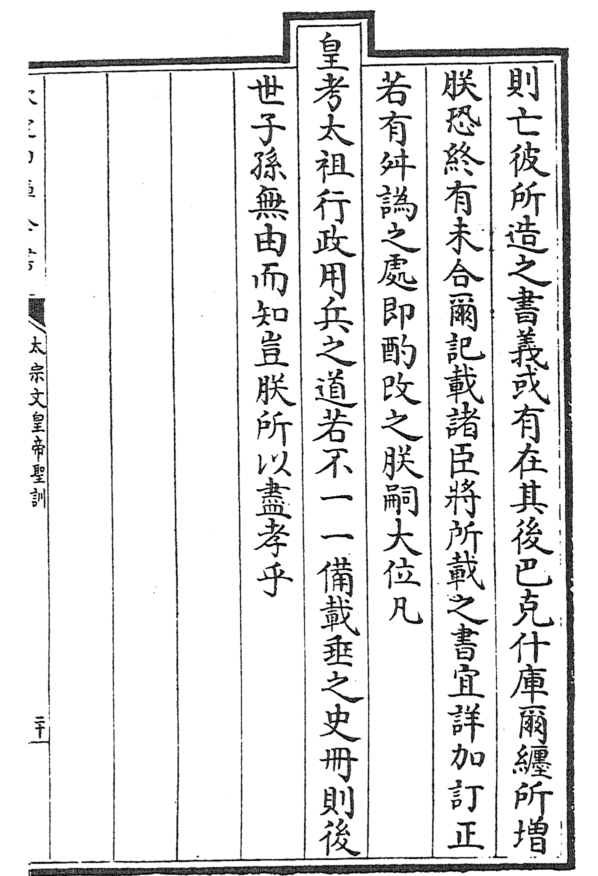
曉若至人名地名必致錯誤爾可酌加圈點以分析之則音義明曉於字學更有裨益矣

天聰七年癸酉十月己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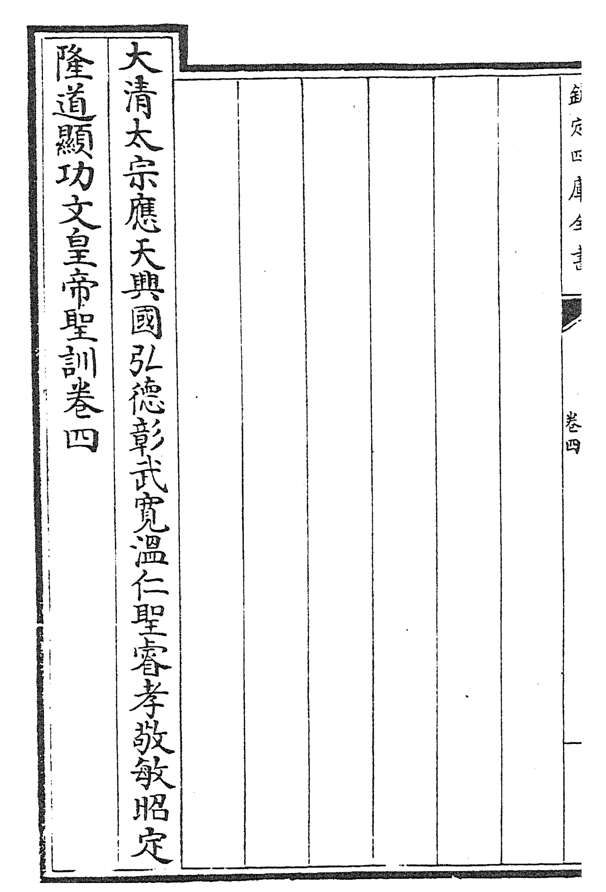
上諭文館儒臣曰昔

皇考太祖欲剏造滿書巴克什額爾德尼辭以不能

太祖曰汝何謂不能但以蒙古字合我國之語音聯綴成句何為不可吾意已定汝毋辭額爾德尼遂遵諭編成滿書我國初無滿字額爾德尼乃一代傑出之人今也



則亡彼所造之書義或有在其後巴克什庫爾纏所增
朕恐終有未合爾記載諸臣將所載之書宜詳加訂正
若有舛譌之處即酌改之朕嗣大位凡
皇考太祖行政用兵之道若不一一備載垂之史冊則後
世子孫無由而知豈朕所以盡孝乎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

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卷四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寛温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卷五

訓將

天聰三年己巳十一月庚寅

上諭曰頃因克取遵化自固山額真甲喇額真及登城士卒俱以次賞賚者非以固山額真身自登城也以其督率盡善設備堅固故行賞耳嗣後凡攻城賞賚視此為

例朕與爾等經歷險遠艱苦至此已蒙
天佑克奏膚功然此猶佑我之小者後此之佑命錫福者
更大有在也凡固山額真及大小諸臣尤宜加意約束
本旗人員明白訓飭愛士卒如子弟申明步伐止齊之
法講求尊君親上之道則本旗士卒亦視爾等如父母
平時則克遵教令臨陣時在爾等之前竭誠效命不違
紀律矣各旗大臣果能如此所屬士卒又何至有陷於
重罪者乎儻各旗大臣不勤加訓飭以致妄行姦盜不

誅則紀律廢弛而為惡者益熾誅之則曾經效力之兵而以無知蒙罪又實可憫爾固山額真甲喇額真牛彔額真當以此為念勤加教訓以副朕意且爾大小諸臣居平在家時不嘗厚自期望以為安得一日於上與諸貝勒前盡忠效力以自見乎今已任用正諸臣盡忠效力之時何初念頓忘而遂狃於貪得耽於怠惰苟且偷安一至於此也我國家儻蒙

天眷佑大業既成若輩欲身享太平膺顯榮履富厚其可

得邪今後各宜克勤厥職毋替朕命

天聰五年辛未正月己亥

上幸文館問巴克什庫爾纒所修何書對曰記注

上所行事

上曰此史臣之事朕不宜觀又取巴克什達海所譯武經觀之内有云昔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

上覽至此

諭曰觀古史所載將帥必體恤士卒如我國額駙顧三台與敵交鋒士卒有戰死者嘗以繩繫其足曳歸主將之輕蔑士卒若此何以得其死力乎

七月戊戌

上諭諸臣曰蓋聞古來用兵征伐有道者昌無道者廢上天應感之理昭然不爽故自恃其力而恣行殺奪未有不敗者也克盡其道而力行仁義未有不興者也天運

循環但易其君不易其民若天意所與則敵國之民即我民也今日

天心所向豈能預知朕惟欲體仁行義制敵養民而已爾諸臣當申明法紀敎誡士卒恪遵訓諭切識於心務期力行正道無作姦邪不然為姦為慝肆行悖亂則或責或誅皆自取之至俘獲之人勿離散其夫妻父子勿掠取其衣服爾諸臣以及士卒各宜凜遵

庚子

上召集諸將

諭曰瀋陽遼東之地原非我有乃

天所賜也今不事征討坐視漢人開拓疆土修建城郭繕治甲兵使得完備我等豈能安處耶朕是以不惜財帛及與朝鮮通市所得貨物盡與蒙古易其馬匹興師致討此行儻荷

天佑克奏厥功凡俘獲之人勿離散其父子夫婦勿掠取其衣服當加意拊循以副朕戡亂寧人之意爾諸臣於

各軍士宜諄切曉諭若止於傳諭時唯唯聽命退而遂忘自不免生事橫行致干罪戾矣朕今不自暇逸躬率大軍前往或彼被困而來降或

天垂佑而致勝則飲至休兵三軍解甲定有其時自征明國以來攻城野戰所向必克彼明國屢戰屢敗勢同枯朽而我常有懼心者以彼雖不長於騎射而於戰陳之時曉習文武法律故也昔金伐宋遇宋將宗澤金兵十三戰皆敗隨有宋一將率兵來援欲戰有城守將沮之

曰當此六月酷暑揮扇納凉尚不能堪豈能擐甲而戰乎諸兵聞之皆無鬬志宋兵遂潰以一言之失而城竟為金所得如貝勒阿敏駐守永平時曾以我兵為弱曰如此安能克敵彼貝勒之言若此士卒孰肯用命又如額駙顧三台朕非以其臨陣怯懦不能稱職革固山任也當進攻昌黎時本旗一卒被傷至死以繩繫其足曳之而歸夫戰則用之而死不加恤誰復效死直前耶必也死則恤之傷則臨視調治之乃可為主帥固山額真

果能體恤士卒則人皆效死願授命於主將之前矣我軍總計雖衆若固山額真梅勒額真甲喇額真牛彔額真各訖所屬而誡諭之不難遍及要在申明法令愛惜士卒則人人競奮建立功名豈不美乎

八月癸卯

上諭蒙古諸貝勒曰朕荷承天眷爾諸國遵約會師師出以律不宜有異今此次伐明

天佑得入其地惟拒敵者則戮之慎毋擅殺良民俘獲之人不得離其父子夫婦不得掠取其衣服違者奪其所獲仍依定例鞭責管兵將領各於所屬詳明曉諭士卒不得擅離部伍恣行搜掠其悉遵軍令毋違

天聰八年甲戌十二月壬辰

上命管步軍梅勒章京霸奇蘭甲喇章京薩木什喀率領官兵往征黑龍江地方

諭曰爾等此行道路遥遠務奮力直前慎毋憚勞而稍怠

也俘獲之人須用善言撫慰飲食甘苦一體共之則人無疑畏歸附必衆且此地人民語音與我國同攜之而來皆可以為我用攻畧時宜語之曰爾之先世本皆我一國之人載籍甚明爾等向未之知是以甘於自外我皇上久欲遣人詳為開示特時有未暇耳今日之來蓋為爾等計也如此諭之彼有不翻然來歸者乎爾等其勉體朕意大丈夫凡受委任當圖報稱語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誠哉是言若此時不力圖建樹異日雖

悔何益耶

崇德元年丙子九月辛未

上遣都察院承政阿什達爾漢大學士范文程剛林學士詹霸胡球等

諭凱旋多羅武英郡王阿濟格固山額真篇古拜尹圖阿山葉臣圖爾格達爾哈葉克書譚泰等曰朕聞我軍後隊方至舊遼陽河沃黑渡口爾等已抵家二日矣爾等當速往迎之朕畀爾以心膂重任者為愛養此兵民耳

朕一人之心思能徧及乎君享康寧臣居尊顯俱兵民是賴即爾等功名亦藉士卒之力乃不思效力死戰之士而先自還家漠不相顧於心奚忍耶忘死戰之士卒令長途勞苦此後士卒誰肯為用命邪衆大臣奏曰

皇上明訓臣等願親自往迎

上曰固山額真等免其親往其下梅勒章京可選能辦事者往迎之

崇德三年戊寅八月癸丑

上命和碩睿親王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以多羅貝勒豪格多羅饒餘貝勒阿巴泰副之統左翼軍多羅貝勒岳託為揚武大將軍以多羅安平貝勒杜度副之統右翼軍兩路征明召集出征諸王貝勒大臣宣示軍律

諭曰征伐非朕所樂為也朕常欲和而明不從是以興師耳有不抗拒我兵及不便攜來者若擅行誅戮則殺人者與主兵者均難辭咎甚非朕撫安黎庶之意也不抗

拒者愼勿殺之不便攜來者亦勿加擾害又
諭各官曰丙子歲多羅武英郡王領兵征明克昌平州爾等以貪掠獲罪者甚多朕豈願爾等犯法樂於加罪懲前此妄行貪暴之人正欲警之於後使不為亂耳且朕見爾等有罪甚為惻然朕非誇詡以古人自擬嘗閱古史云夏禹道遇罪人而泣侍臣曰此犯法有罪之人王何為而泣也禹曰堯舜時政教德澤宣布於民故人無犯法今我之泣非為囚也我之政教德澤不如堯舜致

有罪人故泣耳朕見爾等有罪亦甚為惻然也爾等宜
互相勉勵恪遵軍令以行毋或怠玩從事今蒙古漢人
朝鮮諸國俱已歸附軍營壯盛爾等勿徒自恃强勇以
威懾人各宜申明紀律無或厭倦蓋爾等乃衆所觀瞻
也若能自處以禮濟之以和則歸附各國必以為我國
强而有德勇而有禮益加悅服矣凡為主帥之人於臨
陣之際使徒計一已之功而不念兵之死傷軍之敗衄
及國之聲名有損非主將也興師致討當思於國有益

於已無愆凡軍中議事遇有意見悖謬者即宜在彼勸諭毋得緘默不言而徒於還時託詞自解亦有在彼故出微辭而辯時則云我曾如是勸諭者皆不足據必在彼明言於衆而衆不從始可於還時辯理也

九月癸亥

上命奉命大將軍和碩睿親王多爾衮等率左翼軍征明

敕曰古帝王興師克敵撫定疆宇必選擇於衆拔一良將特授兵權則軍有所統而大事始定今因明國不顧講

和樂於干戈故命爾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充奉命大將
軍授以敕印率左軍西伐爾其同豪格貝勒饒餘貝勒
與滿洲蒙古漢軍衆固山額真僉慮協謀擇善而從勿
以受命重而邀功勿以將士勇而輕敵凡駐營壘嚴設
偵探小心隄防勿得少怠務須信賞必罰激勵將士破
彼邊關直入其境多謀定策密察敵人之機聲東擊西
默運乘便之智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至於待將士勿護
所愛勿敝所憎有衝鋒破敵奮勇先登者必破格優賞

仍錄其功以奏參遊以下有敗陣及違軍律者先斬後奏尚其欽哉勿違朕命

崇德六年辛巳四月甲寅

上召內院諸臣進清寧宮命讀元史至世祖呼必賚遣丞相巴延率師征宋時值炎天恐行兵不利敕俟入秋再舉巴延奏云宋之據江海如窮獸之負嵎今已困彼旋復縱之則逸而逝矣遂南征滅宋統有

天下

上遣大學士范文程剛林等至篤恭殿傳

諭有罪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曰元世祖恐炎熱敕巴延

俟入秋伐宋巴延執論必舉遂興師滅之今汝等不圍

逼錦州屯兵遠處任意畋獵急圖歸家視彼為何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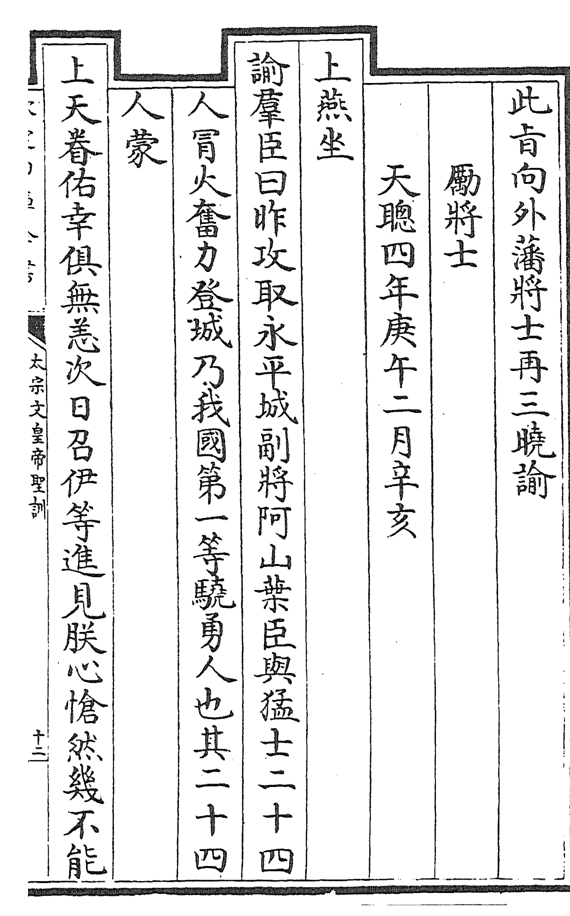
朕非窮究爾等但以巴延勤國之心令爾等知之耳

崇德七年壬午十月壬子

上命多羅饒餘貝勒阿巴泰内大臣圖爾格等率兵征明

親送至郊外

諭之曰朕屢欲與明議和彼國君臣不從是以命爾等率兵往征爾等勿以我兵强盛自弛防範古云驕敵者敗其敬慎戒備以行我國固山額真護軍統領於行間勇士多不肯以其所長上聞如此則勇戰之士何以激勸凡新歸蒙古漢人必一體相待儻或歧視致有困乏亦非為國效忠之臣也我軍至明彼或遣使求和爾等即應之曰我等奉命來征惟君命是聽他無可言爾如有言其向我君言之必吾君諭令班師方可退兵可將朕


此肯向外藩將士再三曉諭

勵將士

天聰四年庚午二月辛亥

上燕坐

諭羣臣曰昨攻取永平城副將阿山葉臣與猛士二十四人冒火奮力登城乃我國第一等驍勇人也其二十四人蒙

上天眷佑幸俱無恙次日召伊等進見朕心愴然幾不能

忍此等猛士與巴圖魯薩木哈圖及他處先登驍勇出衆之人前已有旨後遇攻城勿令再登及攻昌黎縣薩木哈圖又復與焉以後此等捐軀建功之人勿得再令攻城但當令在諸貝勒固山額真左右遇衆對敵之時與之同進若彼欲自攻城亦當止之即或廝卒中有一二次率先登城立功者亦不可再令攻城以示朕愛惜材勇之意

天聰五年辛未八月乙卯總兵官額駙佟養性部

下卒一人攻臺中礮折足

上聞之遣醫往治因日久不能療創愈甚奏聞

上惻然諭養性及諸臣曰若此者爾等當親視醫療如不能治何不早奏於朕遣醫治之今已日久恐治之無益矣爾等亦聞古良將之待其士卒乎於行兵之處有遺簞醪者慮不能徧飲遂投醪於河使士卒共飲其流三軍遂無不效死又吳起為將一卒生疽起親為吮之後其卒感激戰死此前事皆爾等所知也凡士卒有傷則

調治之病則慰問之如此則士心皆願效死於主將之前矣

懷遠人

崇德二年丁丑正月庚午朝鮮國王李倧率其文武羣臣自南漢山城出降伏地請罪

上諭曰朝鮮國王旣知罪來降朕豈有念舊惡苛責之理今後一心盡忠不忘恩德可也前事毋再言及於是令李倧朝見禮部奏請李倧班次

上諭曰以威懾之不如以德懷之朝鮮王雖迫於兵勢來歸亦一國之王也命近前坐於左側大宴畢

上命盡還李倧妻子子婦及羣臣家屬仍各頒賜有差

訓諸藩

天聰六年壬申四月癸未

上召集科爾沁國土謝圖額駙并其昆弟諸貝勒及札魯特敖漢柰曼阿祿各部落貝勒等

諭之曰朕以察哈爾汗不道整旅徂征先期諭爾等率所

部兵來會今爾等所率兵多寡不齊遲速亦異惟土謝圖額駙率來軍士甚多又不惜所畜馬匹散給部衆疾馳來會足見立心誠慤憂樂相同朕甚嘉之若吳克善者則於朕心有所不慊矣扎魯特諸貝勒亦屬實心效力至若巴林諸貝勒既託命於我自應身先士卒竭力戎行乃吝惜馬匹怠緩不前何邪爾同類之喀爾喀諸貝勒為察哈爾所俘戮者有之矣離其夫婦者有之矣取其部曲祇存子身者亦有之矣朕從大公起見興師

來此正爾等奮志雪讐之日也今視爾等似猶有懼心者彼察哈爾能至我城下否我亦有懼心否爾塞特爾動輒託病果何病邪不念及國政而嗜飲無度為酒所困耳又阿祿諸貝勒為察哈爾所逐自奔投我國以來朕每謂當移營近地乃不遵朕言仍於遠處放牧復為察哈爾所掠且以所掠諸物獻於明國誑云滿兵進攻之後我入其地而得之以獻是彼指侵奪我國之名以誑告於明也屬國為人所襲朕猶有憾阿祿諸貝勒躬

懼其害蓄怨自深豈不思仗朕力以復讐者乃竟不散給爾馬不多發爾兵僅以一旅之師勉强應命應俟班師日議罪至爾敖漢柰曼諸貝勒獨先他部來歸濟農移居瀋陽班第年少衣出斯巴圖魯身居本國汝等較巴林殊優然亦未為盡善也且朕所憂者惟恐八旗諸貝勒不體朕意或將汝等良馬美物欺而奪之耳若兩國貝勒聯姻締盟彼此相饋各出所願則可有不願者則勿與也儻有恃威强索者爾當奏聞

崇德八年癸未三月丙申

上遣户部啟心郎布丹內秘書院學士楊方興等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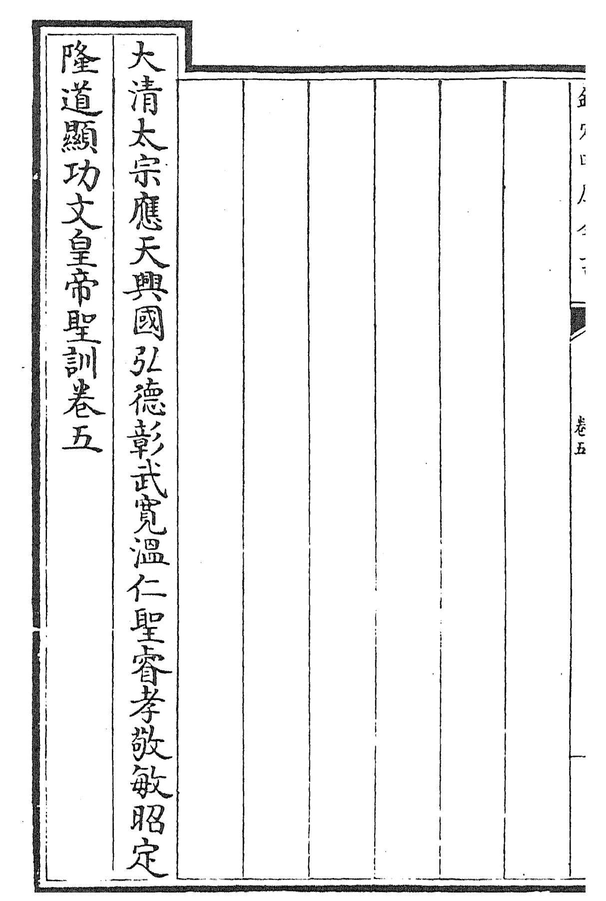
敕往諭朝鮮國王李倧及其臣民曰朕自三田渡招服爾等王及臣民皆保全身家得受恩養非為一時之計也一則欲爾等感戴朕恩如同天地奕世不忘一則欲垂功德於萬年耳厥後爾等乃違旨出邊盜採人參肆行射獵潛與漢人私相貿易又遣僧人往來明國傳書餽送復遣發間諜紛紛不止遇明人船至故縱不行捕獲

前約發舟師又遲延日月違期不至汎地寧非背朕恤養之恩乎凡此皆因主弱臣强所致古云主弱臣强者必篡位人主暴虐者必亂國王果執法而行孰敢如此倡亂王若行法而姦臣容有作亂者朕亦豈置而不問乎且爾朝鮮先曾事遼及金强遂轉而事金後復事元至明强爾始祖又轉而事明後倭侵爾境明曾發兵退之爾謂明之有恩者以此朕亦知之然皆已往之事爾先王因恩報效明國當己未歲明將杜松劉綎四路分

兵侵我爾國遂助兵來戰彼時我豈有怨於爾國邪使
爾能勝肯如我之保全恩養爾等容我國至今長存邪
爾之報明於此盡矣我之再舉伐爾者乃問爾助明之
罪豈似爾興無名之師乎然朕不念舊惡復加寬宥凡
爾國王以及臣民安居樂業者皆朕之恩也當思共甘
苦同休戚如朕不勝明更宜戮力疆場以圖報稱豈可
頓忘朕恩邪試取朕之恩與明國之恩一思之夫朕之
恩及汝身猶生父也明之恩施於遠代猶已祧之祖也

此葢爾不識天時以明為必不敗亡故不肯與絶耳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内訌土賊蠭起或百萬或三四十萬攻城掠地莫可止遏明所恃者惟祖大壽并錦州松山援兵及洪承疇所領各省鎮兵耳今皆敗亡已盡即有召募新兵亦僅可充數安能拒戰明之將卒豈但不能敵我反自行剽掠自殘人民行賄朝臣詐為已功朝臣專尚姦讒蔽主耳目私納賄賂罰及無罪賞及無功以此觀之明之必亡昭然矣朕惠

養爾等實欲悉予保全不使一人失業乃爾等不自圖安屢起亂端夫見亂而不以法正之恐愈滋亂而長罪也故爾國大臣崔鳴吉與明通謀金聲黑尼誤國助惡則執而囚之至於高調文舍木崴等八人入明之登州寧遠等地往來交通又入島貿易今巳斬首示衆其餘交通明國貿易餽遺之罪咸與赦除自諭之後再有與明貿易私通往來漢人船至不擒獲者必治以法不貸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百六十四 史部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寛温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卷六

卹降

天聰四年庚午二月壬申

上諭貝勒諸臣曰明之土地人民

天已與我是其民即我民也以我之人民而我顧加以侵暴則已服之國將非我有他國人民亦無復有來歸者

矣爾鎮守諸貝勒衆臣宜嚴飭我國軍士毋侵害歸順之民儻有違悖該管牛彔章京以下俱治罪

天聰五年辛未十一月丙戌

上諭曰朕觀副將張洪謨佳士也佳士當付與賢貝勒養育墨爾根戴青善於養人舉動皆合朕意故以與之監軍道張春不肯薙髮令與白喇嘛同居三官廟諸副參遊等官每旗分隸四員祖大壽子姪各賜房屋以客禮恩養之都司守備等百餘員俱付舊漢官收養其軍士

分定河東河西以河西人歸於八旗舊漢民內以河東自遼東逃去之人給還原主其餘無主之人俱視應給之處撥給

天聰七年癸酉六月癸亥新附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及各官至自東京

上率諸貝勒出德盛門十里至渾河岸欲令有德仲明行抱見禮諸貝勒奏曰

皇上恐不宜如此但以禮相待可耳

上曰元帥孔有德總兵耿仲明曾取登州攻城略地正當强盛而納款輸誠遣使者三率其兵民航海衝敵來歸於我功孰大焉朕意當行抱見禮以示優隆之意於是令有德仲明率各官朝見復召二人近御座前叩頭抱膝見畢命坐於御座下設大宴上親以金巵酌酒賜之仍各賜蟒袍貂裘撒袋鞍馬等物

天聰八年甲戌正月己酉遣官營造都元帥孔有

德總兵官耿仲明第宅有德等疏辭曰臣自歸附

以來荷蒙

聖恩已極周渥今更遣官為臣修第重傷民力臣何以當

但願國家底定民庶康寧此時以華屋賜臣臣亦

受之無愧

上諭曰爾言良是真誠心憂國之言但進取之事難以預

料惟仰賴

上天之垂佑耳若得如所言克取天下自當更營第宅以

俾爾居然必待異時規取他人之物則我等現在第宅遂置而不修乎況今所營造亦非過為壯麗聊以示眷注之意且使他國聞之知朕優待功臣如此也

四月辛酉

上諭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曰近聞諸臣往來經過爾地者爾必躬迎款宴蓋欲朕聞之稱善耳不知朕視爾等如子弟豈以此分愛憎耶朕念爾等新附若遇往來之人必一一接待恐力有不給且朕視爾等如子

弟以朕之子弟而接待諸臣於理亦有不合嗣後惟貝勒等經過則當迎宴其餘官員不必迎宴爾係新附之人有何餘貲以供交際朕意惟與爾等同來之人或有困窮者能加之愛養斯慊朕心耳豈於接待諸臣敬慢之間稍有介意至爾等有事遣使來時須令使者赴禮部知會禮部給與館舍廩餼不然爾等新附親知尚少使來者自謀居食不重困乎

天聰九年乙亥二月壬午

上諭曰邇者察哈爾國新附各官頻加恩宴其燕京及大凌河歸順各官久未宴勞雖得新附之員其舊歸我國者詎可頓忘邪

諭畢遂設宴召燕京及大凌河歸順各官自守備都司以上皆集內庭宴之時預宴各官有形容憔悴者

上見之曰或者貝勒等不加恩養以致如此雖得新附之人何乃轉忘先歸之人我國家蒙

天眷佑所得大小官員人等朕皆一體加恩未嘗分別新

舊嗣後務一體恩養不可使先歸者反致失所遂遣人

徧諭諸貝勒

招降

天聰元年丁卯五月癸未

上命繫書於矢射入錦州城中

諭曰爾城内一應官吏軍民等與其饑困而死不如縋而

出降必縱爾歸令與爾父母妻子相見也昨我軍到時

臺堡降衆二千餘人悉令縱還想爾等亦聞之矣今我

豈肯舍此垂陷之城而去俟我攻城軍士雲梯挨牌綿甲一到即行攻取玉石俱焚噬臍何及曷若於未攻城之前縋城出降我必使爾室家完聚有官職者自當優叙恩養

崇德三年戊寅七月丁卯

上諭西北蒙古喀爾喀部落查薩克圖汗下使臣達爾漢囊蘇喇嘛曰朕以兵討有罪以德撫無罪惟行正義故

上天垂佑將蒙古諸國悉以與朕今蒙古國主察哈爾汗

之子見在朕皆撫養爾喀爾喀當念爾主既在我國即
應歸順以安其生今反興兵構怨來侵我歸化城甚非
爾分所當為也朕欲平定區宇理應加兵於爾爾亦當
以加兵是懼顧不自審量欲侵犯於我豈不大可恥乎
想爾之心以既與我為仇必奔往征討所不至之處偷
安旦夕但爾所能至我師豈有不能至者乎昔遼金元
三國之主當征戰時西伐厄訥忒黒東抵朝鮮北及黒
龍江南至於海無遠弗屆朕今日正與相等也爾等知

罪而來則已否則必不爾宥又

諭曰我國行事悉循大義雖興師征討從不加戮於使臣頃所言者爾主之咎於爾何尤遂命給以食物

恤舊勞

天聰五年辛未正月庚辰

上諭曰前以阿巴圖巴圖魯巴布祜奇唐古爾絕嗣衆分其家產大非所宜嗣後已故功臣無後者家產不得分散留給其妻使自贍焉

天聰六年壬申九月庚子蒙古嫩科爾沁國主土謝圖額駙奥巴卒訃至

上素服御東門廊下垂涕曰傷哉往者臨陣土謝圖額駙每獨當一面長於謀議政事多所裨益倚毗方殷胡遽溘逝也語畢益慟侍臣進慰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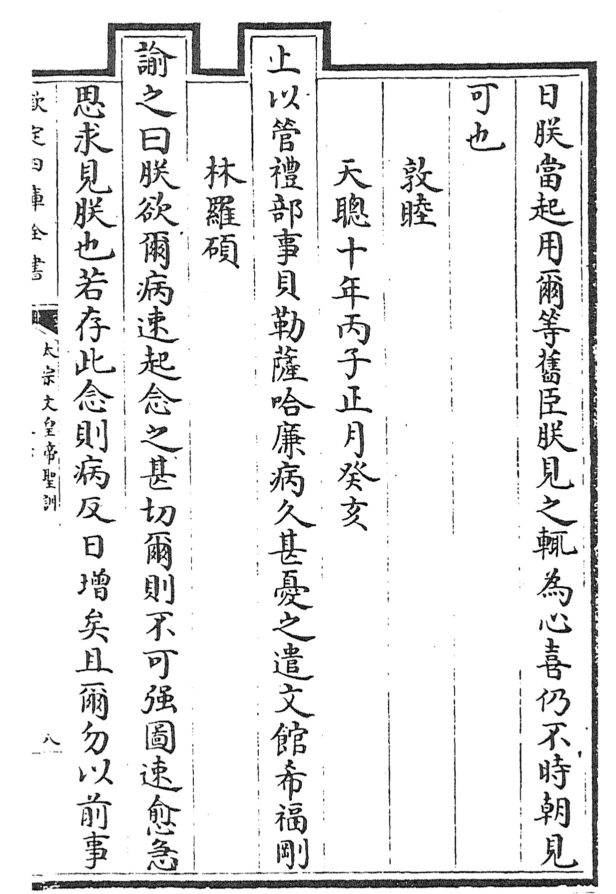
皇上不必過哀彼為一國之主限於壽筭天實奪之耳

上曰凡人無益於國家而徒取憎於人者雖屬姻戚朕未嘗痛惜若喀喇沁蘇布地與土謝圖額駙皆最優之才

也如此良臣何可再得聞彼於彌留之際泣曰昔從征察哈爾時我於上前欲衝陣先入人皆欽羡今不幸至此如上養育之恩未報何其勇敢忠赤如此誠足助朕之一臂也爰命宗室篇古等往焚楮帛以太牢奠之

崇德三年戊寅七月丁丑

上諭工部承政盃阿圖曰爾今年老且復有疾不必管理部務宜閒居調養仍用爾承政儀從出入導行病痊之



日朕當起用爾等舊臣朕見之輒為心喜仍不時朝見可也

敦睦

天聰十年丙子正月癸亥

上以管禮部事貝勒薩哈廉病久甚憂之遣文館希福剛林羅碩

諭之曰朕欲爾病速起念之甚切爾則不可强圖速愈急思求見朕也若存此念則病反日增矣且爾勿以前事

為憂朕於前事毫無介意羣子弟中啟我所不及助我所遺忘整理治道惟爾是賴昔爾父與爾弟獲罪時朕念爾才德可用欲令爾效忠竭力輔理國政故以衷曲盡行告爾勿以此故過懷憂慮但當勤於調治以冀病痊薩哈廉對曰

皇上之言及此臣雖死不忘倘若得生惟圖竭力報效更復何言臣所憾者當國家大勲垂就不能為主盡力捐軀報國為可恨耳希福等以其言奏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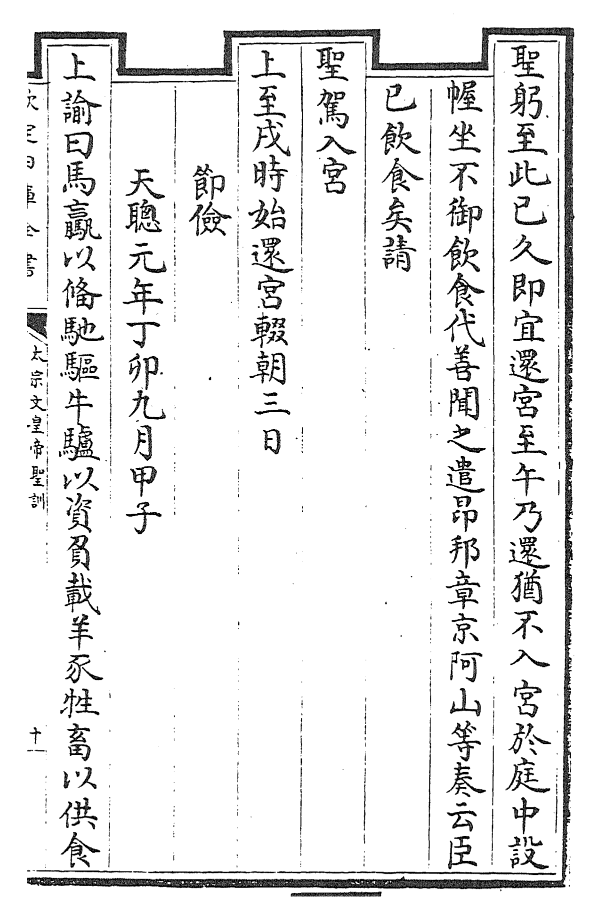
上惻然曰國家豈有専事甲兵以為政治者倘蒙
天佑疆土日增克成大業彼時若無此等明哲之人何以
整理國事乎
崇德元年丙子五月壬子貝勒薩哈廉薨前一日
薩哈廉病篤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和碩豫親王
多鐸和碩肅親王豪格及諸大臣恐
上臨視悲慟遣内弘文院大學士希福内國史院學士羅
碩奏請停止親臨

上曰爾等所諫固是但當我國肇造之初族姓兄弟尚爾憂樂與共今既正大位更宜敦睦宗親况諸兄弟之子視朕猶父朕亦視之猶子子有故父不往視可乎今後凡未與政事幼子及婦人有事故者朕自不親臨也是日辰刻

上臨視薩哈廉疾有頃薩哈廉薨

上不勝震悼入哭者四悲慟不已諸王及固山額真等跪

勸曰



聖躬至此已久即宜還宮至午乃還猶不入宮於庭中設幄坐不御飲食代善聞之遣昂邦章京阿山等奏云臣已飲食矣請

聖駕入宮

上至戌時始還宮輟朝三日

節儉

天聰元年丁卯九月甲子

上諭曰馬贏以備馳驅牛驢以資負載羊豕牲畜以供食

用各有所宜非可任意宰殺也嗣後自宮中暨諸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及殯葬市賣所用牛馬贏驢永行禁止如有違禁用者被家人及屬員舉首將首人離主仍照所用之數追給首人牛彔額真及章京失察者罰鍰入官惟國家大宴仍用牛祭

太祖

列祖陵寢照舊仍用大小牛隻至於諸貝勒大臣有牧牛多者亦須節用毋得妄殺自宮中諸貝勒以至小民凡

祭祀筵宴及殯葬市賣止許用羊豕及雞鵝鴨等物務須加意牧養以期蕃息

天聰二年戊辰正月丁卯

上諭侍臣曰喪葬之禮原有定制我國風俗殉葬燔化之物過多徒為靡費甚屬無益夫人生則資衣食以為養及其死也以人間有用之物為之殉化死者安所用之乎嗣後凡殉葬燔化之物務遵定制勿得奢費

天聰六年壬申十二月乙丑

上諭曰國家服式之制所以辨等威定民志朝野各有遵守我國風俗素敦淳樸近者奢靡僭越之風往往而有不可不定為法制昭示國中自今閒散侍衛章京護軍及諸貝勒下閒散護衛章京護軍以上許服緞衣餘者俱用布一緞之值可當十布與其以一緞成一衣何如十布可得十衣所以禁止者非為緞疋專供上用寔有便於貧民也

崇德元年丙子十月丁丑

上召羣臣集篤恭殿傳
諭曰國家崇尚節儉毋事華靡凡鞍轡等物不許以金為飾雖富家不少藏金止許造盤盂匕箸蓋此等之類或至匱乏尚可毀為他用若以之塗飾則零星耗折豈能復取而用之今後著永行禁止至於陣獲緞帛用之亦當節儉勿以獲取之易奢費無度而忘其紡績之勞也

謹嗜好

崇德元年丙子四月癸巳有弋人獲銅嘴雀來獻

上曰此雀雖有好音可以悅耳然玩物喪志昔賢垂誡不宜近也𨚫之

八月乙酉千山大安寺僧進松花餅奏曰食此可以延壽明目

上曰若能勤政養人國泰民安

上天自然默佑豈因服松花而可以延壽明目者乎𨚫之

禁異端

天聰五年辛未閏十一月庚戌

上諭曰姦民欲避差徭多相率為僧舊歲已令稽察寺廟毋得私行建造今除明朝舊建寺廟外其餘地方妄行新造者反較前更多該部貝勒大臣可再詳確稽察先經察過准留者若干後違法新造者若干其違法新造者務治其罪至於喇嘛班第和尚亦必清察人數如係真喇嘛班第和尚許居城外清淨寺廟焚修毋得容留婦女有犯清規若本無誠潔之心詐稱喇嘛和尚容留婦女不守清規者勒令還俗佛教本清淨正直以潔誠

事之自可獲福若以邪念事之反生罪孽嗣後若有違法擅稱喇嘛和尚及私建廟宇者依律治罪其願為喇嘛和尚及修造寺廟須啟明該部貝勒方免其罪凡有給喇嘛班第和尚飲食者令男子饋送於寺如男子他出毋得私邀至家給之飲食違者以姦論罪有首發者即將首發之人准其離主再滿洲蒙古漢人土默特喀喇沁巫覡星士等妄言吉凶蠱惑婦女誘取財物者實繫有徒此等滿洲蒙古漢人豈無本主該管何以不加

禁止任其妄行嗣後若不嚴行禁止有被獲者將此妄行之人必殺無赦該管牛彔額真章京及本主各坐以應得之罪有用巫覡星士者亦坐以應得之罪若道士及持齋之人妄行惑衆亦一體治罪

天聰十年丙子三月庚申

上諭諸臣曰喇嘛等口作訛言假以供佛持戒為名潛肆邪淫貪圖財物悖逆造罪又索取生人財帛牲畜詭稱使人免罪於幽冥其誕妄為尤甚喇嘛等不過身在世

間造作罪孽欺誑無知之人耳乃蒙古等深信喇嘛糜費財物懺悔罪過欲求冥魂超生福地是以有懸轉輪結布旛之事甚屬愚謬嗣後俱宜禁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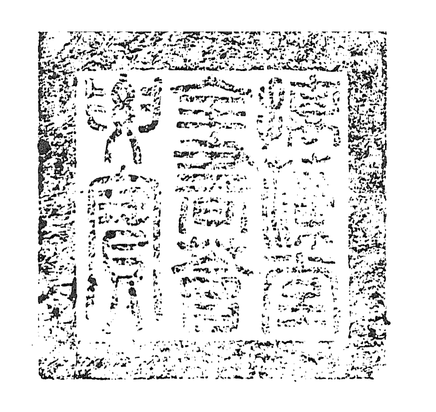
崇德七年壬午五月戊寅

上諭禮部曰自古僧以供佛為事道以祀神為事近有善友邪教非僧非道一無所歸實係左道也且人生而為善則死亦無罪若無罪戾何用立善友之名既有罪戾雖為善友何益與其積惡而為善友何若行善之為愈

乎語云行善者天降以福善原在心非不食肉之謂也今因善友康養民等合羣結黨私造印劄惑世誣民紊亂綱常凡列名於籍者三百餘人法司俱擬死罪朕加寛宥止誅為首十六人自今以後除僧道外凡從善友邪教者不論老少男婦爾部永行禁止如有不遵禁約者或被他人首發或經衙門察獲殺無赦該管各牛彔章京撥什庫及本主不行察究者一例治罪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寛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

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張起隆